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六卷灤陽消夏錄六

6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六卷灤陽消夏錄六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80巷52弄16號4樓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網址：http://tw-book.com

出版日期：2014年8月30日

電子書定價：49元

ISBN: 9789869091152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消夏錄六

目次

- 原序 6
鄭序 8
詩二首 9
六卷序 10
妖孽現形 12
魔食 12
林鬼 15
以書役鬼 16
和解 17
鬼辯 18
劉國軒殺僧 19
易其非人 21
逐臭大面鬼 23
鬼隱 24
轎驢 25
悍妻打人 26
鬼證 27

董天士	45
無恥長樂老	44
悖理索命	43
看人做事	42
景城蜃氣	41
五雷符咒術	40
大家風範	39
青苗神	38
邪魅	38
筆捧樓	37
與鬼爭宅	36
重臺	35
裝鬼遇鬼	34
禿項馬	33
張說打油	32
僻郡	31
喇嘛	30
無理	30
靈芝	29
二牛護家	28

許顯純	46
速報	47
飛刀	48
賣身	49
亡人衣物	51
天狐	51
與鬼爭財	52
收屍善行	53
鬼也 好名	54
羅刹鬼	55
豪夫淫婦	56
惡宅	56
冥籍略節	57
夢官	58
抽籤	59
桃李蒺藜	60
償債	61
護持鑿察	62

第六卷 灤陽消夏錄六

仿雕版新編 65

原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

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

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則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為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鄭序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鉅制，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
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署筆記，詞意忠厚、體例謹
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與！雖小說，猶正
史也。公自云：「不顛是非如《碧雲駝》，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
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
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公之孫樹馥，來宦嶺南。從索
是書者眾，因重鈐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

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龍溪鄭開禧識。

紀昀 詩二首

千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以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六卷序

《閱微草堂筆記》第六卷讀起來文雅不離幽默，原來古人所說的謔而不虐正是如此。紀曉嵐的幽默背後，有一顆悲憫的心，他的學問沒話說，行間卻也隱隱認為盡信書，不如無書呢，他是認為生活裡除了修身以外，修心更重要，難怪他要寫這本書了。

以前的讀書人，修身、養性之外，還要慎獨！現在人很難明白「慎獨」是什麼？查找慎獨之意，有人說是「不欺暗室」，還是讓人看不懂！

其實就是自己獨處時，捫心自問，可有欺人之心或詐術害人之行，起心動念是否平和，有沒有生出小奸小惡，以至於作奸詐陷害生命之舉。

現代人的心思多變，古代人也不遑多讓，只是現代傳媒發達，生出了許多奇人軼事，好壞都有，這真是應了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現在人做過的事，以前人都做過，只是時空背景和文化不同，以至於認知和說法有差異而已。

文中的「魔食」所說的故事，竟然與現代都一樣，當官的有官祿，為善為惡自有懲罰，然而那些既不是官，卻有官的權力者，分為吏、役、親屬、僕、奴，四種人，為善者是靈山會上的「宰官」，為惡者竟要墮入無間地獄，不得出離，僅能供魔族食用！現在的世界這樣艱難，難道是無間地獄不夠廣大，已經容不下這些人了嗎？還是這個世界就是無間地獄了呢？

現代人好奇，古代人也是好奇，五雷法不能擅用，現代人就有拿魔術當神通欺人，以前聽人說，要修行就要修神通，我說我只求大便通！就被轟出來了。

文中「抽簽」一則，也是我小時候，與大人去廟裡燒香求簽的想頭，這麼多人來擲筮求簽，那麼多桶簽，那麼多人求？廟堂上的神祇們忙得過來嗎？後來，待我回到台灣，連去郵局、銀行、戶政所都要抽簽叫號碼，櫃台裡面那麼多人都應付不來客人，那些泥塑菩薩們，真的都要是千手千眼才是。

然而廟裡求來的簽是詩非詩，還有專人解簽，說的都是人們心理的渴求，那也是一種傳統的心理治療吧？外國的心理醫生很昂貴，我也曾經去看過，可惜雞同鴨講，洋人醫生對台灣女子的心思簡直無言以對，落的我自說自話，還要預約，更要付出昂貴的診金！所以說，我喜歡回家，只有回到自己家，才是同文同種，同聲共氣啊！

紀曉嵐所寫的都有來處，比之《太平廣記》更貼近現代人的求證，而非道聽塗說，可惜，現代人早就習慣道聽塗說了，希望大家讀了這些小故事，也能靜下心來，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對自己「放心」了。

妖孽現形

烏什回部即將叛之前不久，城西有一處高崗，都說是烏什回部人民的開基始祖陵墓。每日黃昏，人們都會見到有巨人立在墓上，大臉，面闊快一尺，翹首向東，好像在看些什麼。叛黨被殲滅以後，那巨人就不再有人見過了。

有人說：「那是知道本家的劫難快來了，要來收子孫們的魂啊。」

也有人說：「向東望者，要顯示提醒子孫們，有兵自東來，要早做準備啊。」

也有人說：「回部是西域之地東方的部落，那巨人是面朝內，要顯示給子孫們知道，不可叛變啊。」

這些傳說不一，但是，若說那是烏什回部即將被消滅的妖孽現形，則毫無疑問。

魔食

宏恩寺的僧人明心說，上天竺有個老僧，曾經入了冥間，看見猙獰的鬼卒們，驅趕數千人在一大處大衙門的公廨外，那些人都被脫光了反綁雙手。有個官員，面向南方端坐，冥吏拿著簿子唱名，很像在市場上被拍賣的羊、

豬一樣，被綁的人一一被挑肥揀瘦，入冥的老僧大為驚奇。

老僧見到一個冥吏，站在離官員稍遠的地方，是他以前認識的施主，因而合掌向他問訊：「這些人，都是些什麼人？都要到哪裡去呢？」

冥吏說：「許多的魔族，都以人為糧，如來佛祖運大神力攝伏了魔王，使魔王皈依五戒。然而魔王管轄下的部族時常聚伙，時有反叛不服。他們都說：『自無始以來，魔眾食人，就像人吃五穀。佛祖若能叫人不吃飯，我們就不食人。』這樣吵吵嚷嚷，就算是魔王亦不能制止。

佛祖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的人太多了，無間地獄，早已不能容納那些罪人，於是下令閻羅，要移無間地獄的囚犯，送給魔王和他的手下部族吃，既可以讓那些魔族吃飽，也可以避免魔族去荼毒生靈。

閻羅十王共同決議，以無間地獄裡害民最多者優先，所以綁來這些囚犯，分四大類，一種是吏，一種是役，一種是做官的親屬，一種是官員的僕人和奴隸了。

因為這四類人生前沒有做官的責任，卻有做官的權力。做官的人還會顧著自己的考績，或是尊從長官的命令行事，造大孽了也另有懲罰，就不在這裡了。

而這四類人，則只知道牟利，仗勢欺人，作威作福，假借有後台有高官

撐腰，到處向人民敲骨吸髓，以至人民吞聲泣血。四大洲內，唯有這四種人惡業最多，所以閻羅要清一清無間地獄，拉出一些來供魔族吃了。

這些三落入無間地獄囚犯，生前都有選擇，如果能守律令，他們也是造福最易的，如不遵律令，所造的禍也最深。現在選擇白晰、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料；以粗材供應眾魔食料。所以要先唱名分選以為差別了，然後再發遣出去。

這裡面若有罪業稍輕者，一經切割燒烤，即化為烏有；業重者，將殘餘的骨頭拋向業風吹去，再還回本形，再供刀俎切割，自是二三次以至於千百次不一；業最重者，甚至一日內要化形數次，一再被割剔燻炙火烤，不知到何時才會停止。」

老僧額手說：「誠不如削髮出家，就沒這種憂慮了啊。」

吏說：「也不然，這四種人，其權力可以害人，其權力也可以救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說的就是這四種人，這四種人如能善行修心，也可以逍遙蓮界啊。」

話才說完，老僧忽然醒來，他想起他還有個姪子，也是在一處縣衙裡做事當差，他急忙寫信叫他回來，勸他改業。

此事即是老僧告訴他的姪子，當時，宏恩寺的僧人明心也在場，聽的真

確。雖然這種故事聽起來頗為荒誕，似出自寓言故事，然而神道設教，使人們知道畏懼，也是警示世人的苦心啊，不可以說老僧妄語，還要禁止傳說。

林鬼

滄州有位唱曲的盲人劉君瑞，曾經時常往來我家彈唱，娛樂家人。

他曾說個故事，他說，有個林姓的人，有一天的日黃昏，有人登門來叫他，說：「有某官官船停泊在河邊，聽說你善於彈詞，邀往一試，會有厚賞。」隨即催促他抱著琵琶，還牽著他的竹杖前導，一同去河岸邊的官船。

走了大約四五里，來到船旁，眾人互相問候完畢，他聽見主人指揮說：

「船上炎熱，你坐岸上奏技，我倚窗聽著就可以了。」

姓林的貪圖賞賜，竭力彈唱，大約唱到了三更鼓，他手指痛、喉嚨乾，要求喝口水都沒有。他側耳聽之，四周有不少男女雜坐，笑語喧嘩，他覺得這不似仕宦人家在聽曲，又覺得不像在河岸邊。

他不想彈唱了，還想要站起來，眾人都怒說：

「你是什麼盲賊，敢不聽使喚命令了！」大家都來打他，把他打得痛不可忍，只好哀求再彈奏，免打了吧。

過了很久，他覺得人聲漸散，但是他還不敢停止彈唱。忽然聽見耳畔有

人喊他：「林先生，為什麼天還沒亮，你就坐在亂葬崗彈唱呢？是取樹下早涼耶？」

林姓矍然驚問，原來是鄰人早起，要出去販鬻經過這裡看見了他。他這才知道被鬼捉弄了，狼狽而歸。

姓林的彈唱者平時心計最多，外號叫「林鬼」，鄉人聽了，都笑著說：「今日鬼遇鬼了啊！」

以書役鬼

先父姚安公說：「鄉里中有一個叫白以忠的人，偶然買得了一本役鬼符咒的書籍，他希望能借這個役鬼的演搬運法書，也許可以謀生。於是，他依著書裡所寫的，買來了一堆法器，再在月明之夜，作道士裝扮，跑到墳場去試法。

他據案對書誦咒，喃喃唸著書中的句子，果然聽見四面有啾啾之聲起。隨即暴風突起，捲起他的書，落到草叢間，被一隻鬼跳出來攫去了，於是，眾鬼嘩然並出，說：「你拿著符咒拘遣我，現在你已經失了符咒，你不怕我們了嗎？」

眾鬼聚集，舉拳打他，白以忠踉蹌奔逃，背後瓦礫如驟雨般紛紛投向他，

他僅得以身免，一個人跑回家去，當夜他就瘧疾大作，忽冷忽熱，一直困臥月餘，他懷疑他的病也鬼作祟的。

有一天，他把這件事向姚安公投訴，說的是又慚愧、又憤怒。

姚安公說：「幸好啊，你得法術不成，法術不靈不過是一個笑柄而已。倘若不幸，你的法術成了，也許你會因此惹禍上身呢？這是你的福氣，你又何必哀怨呢？」

和解

從姪虞惇所居住的宅子，原本是村南的舊園圃，還沒建築住宅時，四面都無居人住。有一個晚上，灌溉園圃的僕人田大，睡在井旁的小室，聽見牆外有人相罵爭執的聲音，他以為是村子裡的人，他隔著牆問：「你們是誰？夜深了，無故來吵我啊？」

其一呼叫說：「一事求大哥公論，不知那裡來的客鬼，強入我家，調戲我婦，天下有這種道理的嗎？」

其中一個也呼叫說：「我自己帶著錢要去家廟，這個婦人見了我嬉笑，還邀我入室，他突然跑進來搶奪我的錢，天下又有這種道理耶？」

田大知道這些都是鬼，他噤聲了，不敢回應。

二鬼都說：「在這地方不能了此事，去告土地去。」
喧喧嚷嚷，向著東北去了。

田大次日到土地祠，問廟祝，廟祝昨夜竟然都沒聽說，大家都懷疑是田大亂說。

臨清李名儒說：「這事不足為怪啊，想來有那個婦人在，應該都能和解了吧。」眾人為之粲然微笑。

鬼辯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我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一同在生雲精舍讀書。一夕，偶然論起鬼神，李雲舉以為有，霍養仲以為無。正在辯論詰問之間，李雲舉的僕人突然說：

「世間原來是有奇事的，倘若不是我親身經歷，我也是信啊。」

我曾經路過城隍祠前面的墳塚之間，失足踏破了一口舊棺板，夜裡卻夢見被城隍拘去了，說是有人告我毀壞他的居室。

我心裡知道是我白天採破舊棺材的事，與對方辯說：

「你家不該當路，不是我侵入你家。」

鬼又辯說：『路從我家屋頂經過，不是我家當路。』

城隍微笑看著我說：『人人都從這條路過，不能責你；但是人人走過都沒踏破，怎麼就你踏破了呢？所以也不能就這樣放了你，你要燒些冥錢來賠償人家。』

接著又說：『鬼不能自己修葺棺木，你用木板將蓋在上面，在多放些土在木板上就可以了。』

次日，我如神所教，去焚燒冥錢，就有旋風來，捲走了灰燼去了。一天夜裡，我又經過那裡，聽見有人叫我，我心知是上次那隻鬼，我急忙跑回家去。那隻鬼大笑，笑聲磔磔，好像如梟鳥的聲音。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會毛髮悚然，起疙瘩。」

霍養仲對李雲舉說：「你的僕人幫你，我一口不能勝兩張嘴啊，然而，我始終不能以別人之所見，為我所見，就相信了啊。」

李雲舉說：「如果是你鞫獄審案，事事都要目睹以後才相信嗎？還是取眾人的證詞？事事都要眼見為憑，沒這個道理啊；取證眾人之口，不就是以別人之所見，為我所見嗎？你說呢？」這種談論沒結果，兩人相與一笑而罷。

劉國軒殺僧

莆田教授林清標說，鄭成功據臺灣時，有個粵東異僧過海到了台灣，他

技擊絕倫武藝高強，他脫下上衣，露出臂膀端坐，使人用刀刃斬他的手臂，就像斬在鐵石上，他又兼通壬遁風，角很會占卜、算卦也懂星象命理，與他談論兵法，也是能娓娓道來，條理分明。

鄭成功才正在招延豪傑，對這位粵東異僧甚是敬禮。日子久了，那人漸漸顯出驕傲了，鄭成功不能判斷，且懷疑他是間諜，想要殺他，又怕殺不了他。

大將劉國軒說：「若一定要殺他，只有我能殺了。」

劉國軒去拜訪粵東異僧，兩人說得高興，劉國軒忽然請教他說：

「大師是佛地位的人，但不知道大師若遇了摩登伽女，還會受到誘惑嗎？」

僧人說：「星月寂寥，和尚的心久似沾泥絮了啊。」

劉國軒故意開玩笑似的說：「想以劉王、大體雙的秘戲，實驗大師道力，使信眾更有信心，可以嗎？」

劉國軒選了十幾個變童和倡女，都是些容貌身段姣麗且善淫的，與異僧同在一起，變童和倡女恣為媒狎在粵東異僧的身旁，那情態柔情曼態，集天下之妖惑能事。

粵東異僧依然與劉國軒談笑自若，好像什麼都沒看見也沒聽見一樣，過

了很久，那粵東異僧忽然閉目不看了，劉國登時軒拔劍一揮，粵東異僧已經身首異處了！

劉國軒說：「這並不是鬼神之術，是練氣自固。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了啊。此僧人的心初時不動，所以還能放眼縱觀，直至閉目不肯再看之時，我就知道他心動了，只是強制著，所以揮刃一下，他就不能抵禦了。」

劉國軒這種見識之論頗為入微啊，只是不知他是作惡多了，才能有這種見識呢？劉國軒能縱橫鯨窟十多年，絕對不是偶然啊。

易其非人

朱晦庵曾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坐樹下談《易》。忽然聽見背後有語說：「兩位所談論的，乃是命術家的易，並非儒家的易也。」

朱晦庵曾與五公山人很奇怪，這是從哪裡來的人在說話？也沒見到有人走過來啊？

那人說：「我早就在這裡坐此，只是兩位沒看見而已。」

問他姓名，那人說：「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黑，自己散悶閒行。」

五公山人愛那人的文雅，因而與之促膝談論研究術士和儒家之說，

崔寅說：「聖人作《易》，說的是人事，並不是言說天道；現在眾人所言的，都不是聖人之言。聖人是從心不逾矩，本來就無疑惑，也不必依賴占卜啊？只是眾人昧於事機，每每不能決斷，所以聖人以陰陽之消長，演示人事的進退，叫人知道趨避而已。這是儒家的根本宗旨。看天下萬物萬事，不是陰就是陽，後人推而廣之，各自說明一義。」

南宋的楊簡、王宗傳，闡揚心學，那是禪家之易，源出三國時期的王弼；北宋初年的陳搏、邵康節的論述，那是道家之易，源出於東漢的魏伯陽；術家的易，衍於管郭，源於西漢的焦、京，即是現在您兩位所暢言的啊。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是後人忘了它的本源起始，反而以旁的說法為正宗，聖人作易，只是為一兩位上智者所設立，並不是用來萬世垂教眾人的學問，只是要讓千萬人都知道，還有這些道理而已。

經是什麼？是常道；經也是經，應該是很容易才對。《易》曾是《六經》之首，人們都詭秘其說，弄的神神秘密，是要使人不可理解了嗎？」

二人喜愛崔寅的言詞情致，一起相談到了深夜，月亮都出來了，問他的行蹤，他說的都不是尋常回答，朱晦庵與五公山人問說：

「先生是儒家的隱者嗎？」

崔微微一笑的回答：「如果我真的是隱者，韜光養晦，都來不及了，怎

麼會告訴你們我的名子呢？如果我真的是儒者，返躬克己都來不及了，怎會在這裡說道理呢？世上所稱儒者、稱隱者，都是汲汲擾擾的人，我是厭惡了才逃了。先生們別說了，別污了我的耳朵啊！」頓時他吼動長嘯，木葉亂飛，已失了人影了，朱晦庵與五公山人才知所見的，非人也！

逐臭大面鬼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膽。在僧寺讀書時，與一友共榻睡在一起，夜半，睜眼見到北壁燃著兩隻火炬。仔細一看，有一個人面從牆壁中出現，面大大，像隻畚箕一樣大，那兩隻火把，竟是他的雙眼。

他的朋友渾身發抖，都快要嚇死了，先生披衣，徐徐的起身說：

「正想讀書，苦於蠟燭用完了，你來的正好。」

許南金拿起一冊書，背著那隻鬼坐，開始朗誦起書本，誦聲琅琅。還沒讀幾頁，壁上的目光漸隱，許南金拊摸著牆壁呼喚，不出來了嗎？

又有一晚，許南金如廁，由一個一小童持蠟燭隨之，那張大面突然自地湧出，看著他兩笑，小童擲燭仆地，昏倒了！

許南金即拾起蠟燭，說：「蠟燭正好沒了燭台，你來的又是正好。」

那隻怪仰視不動，許南金問說：「你那裡不好去，要來這裡啊？海上有

逐臭之夫，那是你麼？當然不可以辜負你的來意啊。」隨即拿擦屁股的穢紙擦牠的嘴。那隻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燭而沒了，自此不復見怪了。

先生曾說：「鬼魅是真的有，也是時見、時不見。只有自己檢點生平，有沒有對不起鬼魅的，則此心自然不動了，不動心就不害怕了。」

鬼隱

戴東原說，明朝有個宋某人，要找能蓋陰宅造墳墓的葬地，來到歙縣深山中。日已近黃昏，薄暮中，風雨欲來，他看見崖下有個洞，於是跑過去要暫避風雨，他聽見洞內有人說：「這裡有鬼，你別靠近。」

宋某問：「那你是怎麼進去的？」

那人說：「我就是鬼啊。」

宋某人請鬼一見，鬼說：「我若與你相見，則陰陽氣要交戰，你必會寒熱不和要生病了，不如你熱火自衛，遙遙相隔，坐著說話吧。」

宋問：「想必你一定有墓，何要以要住在山洞裡呢？」

鬼說：「我在宋神宗時候是個縣令，厭惡仕宦做官的人貨利相攘，混亂的不得了，要進取就互相傾軋，這才棄職歸田。死了以後祈求閻羅，不要再輪迴人世了，遂以來生的祿位品秩，改注成了陰官。沒想到連在幽冥之中，

也是一樣，也相攘相軋，我又棄職回到墓穴裡住著。

墳場墓穴是群鬼所在，那些鬼往來囂雜吵鬧，我是不勝其煩啊！不得已才避居在這裡。雖然是淒風苦雨，蕭索難堪，但比起宦海風波，世途險詐，這裡很好，我就好像活在忒利天了。

空山寂靜，我都忘時間了，與鬼相隔者，也不知幾年了，與人相隔，更不知多久了啊。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沒想到你來了，這裡又要有人跡了，明天，我就搬走。武陵漁人啊，別再探訪桃花源了。

那鬼說完，就不再發聲了，問他姓名，他也不回答。

宋某於是將行囊中的筆硯取出，濡墨大書「鬼隱」兩字在那個洞口而歸。

轎驢

陽曲王近光說，冀寧道趙孫英有兩個師爺，一個姓喬，一個姓車，兩人合僱一騾轎回原籍。趙孫英戲以其姓作對聯，寫：「喬，車二幕友，各乘半轎而行。」

恰好都是「轎」字的一半。當時署衙裡正在召仙，隨即舉這對聯請仙人對應，那扶乩者判說：「這是實人實事，應對不可以強湊而成啊。」

過了半年，又召了仙乩，忽然扶乩者寫：「前對我已經有了：『盧、馬

兩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寫說：「四日後，七點以後到十點以前，前往南門外等候。」

至期，趙孫英派遣役者偵視，果然有盧姓、馬姓兩位書生，以一驢背負新科的墨卷，正要去會城出售。

趙孫英笑說：「巧則誠巧，然而這兩個書生之受侮，深矣。」

這就是此所謂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是仙人，也是忍俊不禁吧。

悍妻打人

我的祖上遺留有園地，稱為「廠里」，現在，那片土地分屬堂弟東白家。聽說還沒分家產以前，場中處有一大團的柴垛，很多年了，都說有狐住在裡面，人不敢犯。

偶然間，有佃戶某人，醉到了，躺臥在柴垛旁睡覺，同輩都警告他，別觸怒了狐仙家，那人不聽，反而口不擇言，謾罵起來。

忽然聽見有人說：「你醉了，我不計較，你回家去睡可也。」

第二天，那人被派去園子守瓜園，他的妻子擔著飯食來給他吃，遙遙望見園子裡的休息處，有一個穿紅衫的女子與她丈夫對坐，她看見婦人來了，隨即驚起，倉卒的跳過矮牆跑了！

那佃戶的妻子，性情本來就妒悍，以為丈夫有了外遇，憤怒不可忍耐，遽拿起扁擔痛擊丈夫。某人百口莫辯，大受妻子的扁擔擊打。直到婦人打的手累了，稍稍停息，婦人還喃喃惡罵丈夫，忽然聽見樹梢大笑聲，這才知道被狐戲弄報復了。

鬼證

吳惠叔說，他們鄉里中，有一戶很豪富的有錢人家，那家只有一個兒子，得了疾病，很嚴重。請來當代名醫葉天士大夫診治，葉天士大夫說：

「脈象呈現鬼證，已經不是藥石所能治療了。」

於是又請來上方山的道士建醮祈求祝禱，到了半夜，陰風颯颯，祭壇上的燭光都暗黑，成了碧色，那道士橫劍瞑目，好像看見了什麼。

接著，那道士拂衣而起，要走了，臨走前，道士對主人家說：

「妖魅為厲，我的法能祛去。至於夙世冤愆，雖有解釋之法，但是對方是否肯解釋，仍在本人。若是關於倫常綱紀，事干天條律法，就算是綠章拜奏，也不能上達神霄。」

此祟，是你父親遺留的一個幼弟，你哥哥遺留的二個孤兒，你都不照顧，你蠶食鯨吞所有家業，一分不剩，幾無餘瀝，你看著痛苦的親屬、稚兒

如同路人，以致於饑飽寒溫，都無處可告訴，疾痛病癢，也任由他們呼號不理。你的父親在九泉之下痛苦極了，到地府告你，冥官給了文牒，要取你的兒子償冤。我雖有道術，只能為人祛鬼驅邪，不能為你驅逐父親。」

果然那個豪富人家的兒子，不久即逝，他終於是無子了，竟以姪子為後嗣，繼承了他的所有一切。

二牛護家

護持寺在河間東方四十里，那裡有個農夫于某，家境小康。

有一天晚上，于某外出，有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舞巨斧破開門扉，聲音丁丁然。家裡只有婦女和弱小幼童，人人都伏枕戰慄，聽任劫盜所為而已。

忽然，家中所畜養的二隻牛，怒吼躍入，奮角與劫盜互鬥，劫盜拿著刀子交加劈砍，那兩隻牛鬥得愈用力，那些劫盜竟然都受傷了，狼狽的跑出去了。

原來是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之時，河間大饑，養牛的人已經養不起牛了，多將牛隻賣去屠市。那二頭牛到了屠者的門外，雙雙哀鳴伏地不肯向前，于某人正好看見了，心惻惻憐憫那兩隻牛，他脫下棉衣去典當，得了錢贖了兩

隻牛，于某人只能忍凍帶著兩條牛回家。那兩隻牛固然是報恩，只是那些劫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為何知道有警？

況且牛並非矯捷之物，外門堅閉，他們又何以能一躍過牆？這必定是有使者幫助牠們啊！這若不是鬼神幫助，又會是誰呢？

這是乾隆十年，歲次乙丑的冬天，我在河間歲試時，劉東堂說給我聽的故事。劉東堂即是護持寺人，他說是親見那二隻牛，身上各有好幾條刀傷。

靈芝

靈芝自古以來就被看做瑞草，然而出現靈芝也不一定就是祥瑞了。

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衙裡生九隻靈芝，因此，元中丞用九芝做為自己的號，然而不久隨即被罷官了。

舅舅安公五占，棺柩沒下葬，暫厝在室內，忽然棺柩上生出了一隻靈芝，自此，子孫式微，到現在，家中已經沒有幼童了。大概是禍福之氣即將萌發以前，氣機會先動，非常之兆，不是沒有來由的啊，只是，來的是福是禍，不能預測罷了。

先兄晴湖則說：「人們都知道預兆發於鬼神，以人事應之可以有所預防；若徵兆若發之於人間，就不知那冥冥中的鬼神，是否也可以事先預防了啊。」

無理

大學士伍彌泰說，在西藏，見懸崖無路之處，有大石頭上，天生就有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那裡並非人力所能雕刻上去的，更不是人跡可以到達的啊。

當時大學士伍彌泰曾說那座山的山名，然而梵音難記，現在我已經忘了怎麼唸了。大學士伍彌泰公一生不說妄語，所以我知道那絕非虛構。

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每於理所無有的，或是說不出道理的事物，就斷然宣稱沒有，宋儒卻不知道，「無理」也是天理啊。

喇嘛

喇嘛有兩種，一種是「黃教」，一種稱「紅教」，各自以衣服的顏色區別。黃教講道德，闡明因果，與佛家的「禪宗」名稱雖不同，確是源同，紅教則是擅長幻術。

理蕃院尚書留保住說，他駐西藏之時，曾得罪了一位紅教的喇嘛，對方揚言，登山時必定相報，留保住命令抬轎子的鳴騶先行，而自己偷偷的乘馬，隨在人馬和轎子之後。

官轎人馬走到了半山腰，果然有一匹馬躍起，整匹馬壓倒在官轎上，那轎子，整個都被壓碎了！這是尚書留保住自己說的故事。

以前我從軍烏魯木齊時，有一個紅教喇嘛，幫助一個人找馬，他取一個小木橙，咒誦很久，忽然反覆折轉，好像用翹翹板一樣，上上下下的。他叫丟失馬匹的人先走，那人到了處一山谷，他的馬就在那裡找到了。

這件事是我親眼目睹的，考據西域有吞刀、吞火，會幻術的人，自東漢就已經有了，這大概是當時傳下來的遺術吧，不是佛家的本法。

所以黃教說紅教是魔，或稱紅教為「波羅門」，類似於佛經上所謂的邪師外道。

僻郡

巴里坤、辟展、烏魯木齊等諸山，都生有很多的狐狸，然而卻從沒聽過有狐狸做崇媚人的事。只有在根克忒那個地方，有小兒夜間捕狐狸，被一隻黑影所撲，墮下山崖傷了足部，他們都說是那是狐為妖了！也許是補狐狸的人膽怯目眩，並非狐為妖也。

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那裡的人民即從事弋獵，現在來的都是投荒者、屯戍者、闢墾者、出塞覓食者，諸多外來人來此處，搜巖剔穴，到處採捕狐

狸的人多了。

還是因為此地的狐經常被獵殺，不能長命老壽，所以不能久而為魅呢？還是這裡荒僻，人們早已不知學習導引煉形之術，所以狐也不知煉形之術啊？

由此可見，習俗必是人有所開始，沒有開始則不會有學習者；人情沿於所習，不習則不能了？

道家的化性起偽之說，所表達的就無為，則什麼都沒有、也不會遇見惡事。我的父親姚安公也說，滇南偏僻的地方，風俗質樸，渾沌未鑿，連異類也都如此淳良，就是這個道理。

張說打油

副都統劉鑒曾說，他以前在伊犁的時候，有善扶乩的人，召來的神自稱是唐代燕國公張說，能與人唱和詩文，也收錄之成篇幅，他很喜歡飲酒，每次降壇，必要焚燒紙錢，還要奠酒才行。

真不知伊犁這個有狂風沙和寒冷雪地，唐代的燕國公張說是怎麼來的？

劉劉鑒曾經背誦他的數章詩文，詞意都很淺陋，比較像打油詩之類，我猜，那大概是客死在此的人，遊魂回不去了，托名來求食吧？

禿項馬

同里的人張某，行事深險詭譎，連家裡的至親骨肉，也不能得他一句老實的真話。然而他口舌巧捷，鄉里人多被他巧言欺騙，人們給他個外號「禿項馬」。

馬禿項就是馬無鬚毛，鬚、蹤同音，人們是形容他說話恍惚閃爍，無蹤可覓也。

有一日，禿項馬和他的父親外出，夜行迷路，隔著田隴見到數人圍坐一圈，他呼問那些人，問說回他家的方向該向何處，那些人都回應他說：

「向北。」

他才向北走，居然身陷泥淖之中。他又遙呼，再問方向，那些人又都回應說：「轉東。」又害他差點滅頂。

他掙扎爬行著，渾身都沾滿了爛泥巴，他被困在裡面都不能出來了，他還不斷聽見那些人拊掌大笑，說：

「禿項馬，你今天知道妄語胡說，有多害人了吧？」

那些人的聲音近在耳畔，而禿項馬都看不見他們是誰，他這才知道自己是被鬼愚弄了。

裝鬼遇鬼

妖由人興，往往是有的。

李雲舉說，有一個人，生性很膽小，又容易受驚嚇害怕，另有一人要戲弄他。那人有個奴才，手黑如墨，他叫奴才藏在室內，密約說：

「我約那個膽小的某人來，在戶外月光下坐著說話，等我驚呼有鬼時，你就從從窗隙伸出一隻手來。」

屆時，那人真的驚呼有鬼時，窗內突的，真的有一隻黑手探出，那手掌大的像隻畚箕，五隻手指直溜溜的像春杵，賓主俱驚，眾僕人也嘩然，大聲的喊說：「真的有鬼啊！」

眾人拿著火炬手持木杖入到室內，只見那個有黑手的奴才昏臥在壁角，救起甦醒後，他說，暗中似乎有東西來，像著我吹氣，我就迷悶不省人事了啊。

族叔黎庵說：「有二人同在佛寺讀書，一人在燈下作吊死鬼的樣子，站在另一個人前面要嚇他，他見同學表情變得驚嚇恐怖，都快嚇死了，才急忙說：『是我啊，你別怕！』」

被嚇的人說：『我知道是你啊，但是你背後那個是什麼啊？』

裝鬼的人回頭！真的看見了一隻吊死鬼！原來，人心只要萌發機械，鬼

就隨著機械之心，跟從而來呼應之。」

這可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是最貼切的比喻啊。

重臺

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在我從舅實齋安公的家裡，聽聞姨丈蘇東皋說，交河某令，侵吞官帑數千，派他的奴才送回老家去。奴才去了回來報說，回去的半途上，船在黃河上翻覆了，那些官銀都丟了！

古代，當官宦人家的奴才也會有自己的奴才，稱之為「重臺」，那個縣令，又派奴才的奴才，重新再攜帶另一批他侵吞的官銀回去老家，那個重臺帶著貪銀，走到了了兗州，竟被盜匪劫殺了。

從舅咋舌的說：「真可怕啊！這是人為？還是而鬼神所為呢？如果是鬼神所為，那麼鬼神又何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簿，指揮眾生，輪迴六道，然後才讓人看善惡之報呢？這件事太可怕了，足以當作下地獄的榜樣了啊。」

蘇丈說：「那個縣令若不貪藏官帑，怎麼會讓奴才吞沒了？奴才若沒吞沒些貪銀，為何重臺也會效法他呢？那重臺第二次帶回去的銀子肯定也不少，要不然怎麼會遇到劫盜呢！他還要被屠殺滅口了呢？這件事是人為的罪

孽，並非鬼神所為的報應啊。

如若都像你所說的，是報應，那麼那個縣令最該受到報應才對，奴才私吞了錢，也該是那個奴才當受報應才對，怎麼會是重臺才得到報應了呢？還被強盜屠掠。還有，鬼神既然已經編派了報應，那麼以後，人們又要從而報之呢？那豈不是混亂了嗎？」

從舅說：「蘇東臯真是辯才無礙啊，他說的都不算是正理。然而，若依著蘇東臯所說的理，亦足夠叫人警惕了，這也是勸人要獨立思考啊。」

與鬼爭宅

劉乙齋廷尉還在當御史之時，曾經租借西河沿的一處住宅居住。宅子裡每夜都有數人敲擊柝子的聲音，琅琅徹曉，每到轉更，柝子的攢點敲擊一一與報更的譙鼓相應。

起身查看，一直都沒見到形影，但是敲擊柝子的聲音實在聒耳，讓人不得片刻睡眠。

劉乙齋也真是硬頸頑固的，他自撰一篇文章，指陳那些有聲無形者的罪狀，大大書寫一張，粘貼牆壁上，想要驅逐那些怪物，當夜竟然安靜無聲了！劉乙齋自己的詫異極了，那就像韓愈寫文章趕鱷魚一樣叫人驚奇。

我說：「你的文章道德，好像還不到韓昌黎的水平，然而你性剛氣盛，平生也不作曖昧事，所以敢悍然不畏鬼啊。而你又拮据，租了此宅居住，已經是力竭了，也不能再搬家了，無計可施，惟有與鬼以死相持。」

你是困獸猶鬥；鬼是窮寇勿追啊！

你不記得《太平廣記》有篇周書載與鬼爭宅的故事？鬼不也是怕了他的剛強，不也離去了嗎？」

劉乙齋大笑，拍打我的背說：「那個故事是魏收輕薄，而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

筆捧樓

我督學福建之時，署衙中有座筆捧樓，左右挾兩座浮圖而起造。使者居住在下層，樓上層則複壁曲折，不到正午，都不太能看清楚裡面的物件。

舊說那裡是被山魃所佔據，雖然沒見過，但是都傳說那隻山魃的樣子是單腳獨足，還是反踵之狀，也時常在夜裡聽見樓上有聲音。

偶然憶起杜甫寫的「精白日藏」的句子，才領悟鬼魅都是避開明亮，藏身晦暗的地方，應該是筆捧樓上曲房幽隱，所以讓此輩能隱藏吧。

所以我派人將牆垣都拆撤了，使四面明窗洞開，窗外三山翠靄，宛在目

前，我題額寫著「浮青閣」，還題寫對聯：

「地回不遮雙眼閣，窗虛只許萬峰窺。」

從此，那隻山魃竟然遷到署衙東南隅的會經堂住，會經堂已經久廢無人住，既然於人無害，也就任由那山魃匿跡躲藏了吧，這也沒什麼啊。

邪魅

徐景熹，做官做到福建鹽道之時，署衙中的文件櫃，時常有火自內發出，然而關閉的鎖鑰都還如故，不像有人打開來放火的。又一次，也在夜晚時候，徐景熹侍姬頭髮被偷剪了一片，署衙鬧鬼鬧得更兇了。之後，徐景熹罷官要回原籍前，還沒來得及離開，他的侍姬就死了。

山鬼邪魅能知一歲之事，所以乘著徐景熹要離去時，肆意侮辱他。徐景熹氣盛之時，山鬼邪魅就銷聲匿跡，等到他衰氣一到，就無故侵擾欺凌人，這就是邪魅之所以為邪魅啊。

青苗神

我的家鄉，每到青苗遍野之時，每夜田隴間都有怪東西出沒，讓人都不辨不出頭部和足部，好像倒立而行，走在地上也是登登登的，像杵聲。

農家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都說那是青苗神，說是來為田家驅鬼的神。此神出來時，則野外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游在野地裡。此神不載於古書，然而那得確不是邪魅。

從兄懋園曾在李家窪見過，月夜下仔細看他，形狀像一隻布囊，每一次翻折，則一頭著地，行動頗為遲重。

大家風範

我家的先祖寵予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才嫁過來那一日，張太夫人獨坐室中。見到一個少婦揭簾而入，逕自坐到床畔，身穿元帔，黃衫、淡綠裙，舉止有大家風範。

新婦不便和陌生人說話，她也以為那是起來的親戚家姊妹，或是丈夫家的姊妹吧。那位少婦絮絮而言，說的都是家務事的得失，每一個婢女、老媽子的善惡性情，都說得清楚明白。說了好一會兒話，直到僕婦捧茶入內，她才走了出去了。

過了好幾日，新婦奇怪家中並無那位少婦，她仔細描說那位少婦的衣服首飾，竟是陳太夫人斂葬時所穿的服色啊。

妻妾死生相妒的事，見於載籍者多了去。陳太夫人早已經埋葬了，猶憂

慮新人不明白料理家務，竟然現身指示，姑且不要說幽明異路，這又是何等的心思胸懷呢？至今，子孫登科第、歷仕宦者，都是陳太夫人所出的子孫啊。

五雷符咒術

伯高祖愛堂公，在明代，是河間有聲譽的人，他對《易》學與儒學的研習頗有心得，不管冬夏，每每讀書直至夜半。有一天晚上，他做夢到了一處學堂一樣的公廨，有匾額題寫「文儀」兩字，班內有十多人，在桌案前讀書寫字，每一個都很面熟，好像曾經認識。

眾人見了他都驚訝的說：「你怎麼來了？還早啊，還要七年啊，你該回去，現在來，太早了。」

愛堂公霍然驚醒，自知再活不久了，於是，他時常與方外人士出遊。有一次，偶然遇到一位道士，兩人相談頗為融洽，他也留那位道士共飲。道士告別後，途中遇到家裡的奴才胡門德，道士對胡門德說：「剛才有一本書，忘了給你的主人，請你帶回給他。」

愛堂公一看，都是驅神役鬼的符咒，他不再出遊了，他又閉門讀書學習了，當他習得道士的驅神役鬼的符咒術，也時時用來演譯，逍遣他的晚年歲月。

過了七年，一直到了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年的時候，果然生病死了。他死了半日復甦，對家人說：「我因為藝用了五雷法，被陰司譴責。冥司要追還那本道書，快燒給我。」

等到那本書燒完了，他又死了。過了半日，愛堂公竟然又活過來了！

他說：「冥司查檢，缺了三頁，又叫我回來拿。」

檢查灰燼中，果真有二頁沒有燒完，家人又重新焚燒，愛堂公才又斷氣！。

這件事，是我的父親姚安公親手附載在家譜中的，我的父親是聽他的祖父說的，先曾祖又是聽他的父親說了此事，先高祖就是親手焚是書之人，誰說冥冥之中沒有鬼神呢？

景城蜃氣

我的家族所在的地方為「景城」，起於宋代的舊縣。舊城遺址還依稀可辨，有時候在清晨的時候，遙望薄曦煙霧中，會現出一座城影，城樓成堞宛然，似海市蜃樓一樣的蜃氣。此事在其他的書中多有記載，然而，人們卻莫明其理。

我說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大地地氣厚重之處，即是地之精氣所聚之處，

就如人之有魂魄啊。景城周圍有數里，是座大城，從漢代到宋朝，千餘年為精氣所聚已久，就如同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就強了。就算與原來的形狀不一樣了，然而精氣之盤結者，並非一日之所蓄，短期也散不去。偶然出現的模樣形象，仍是原來的模樣，正如人死鬼存，鬼仍是作人的模樣啊。

然而晨曦中的景城舊城也不常出現，就算出現了也不是完整的古城樣貌，這到底又是什麼緣故呢？大抵也像似人死了，或有鬼，或無鬼。一如鬼魂一樣的存在著，或被看見或不被看見而已吧。

看人做事

南宮鮑敬之先生說，他的家鄉有位陳生，跑去神祠讀書。夏夜裡，他脫光了睡在走廊下，夢見神召他到座位之前，嚴厲的責罵他。

陳分辯說：「大殿上已經睡了好幾個販夫了，我睡到走廊下，怎麼就不行了呢？」

神說：「販夫走卒可以做，你就不可做。他們蠢笨的像鹿、像豬，怎能和他們計較？可是你讀書，竟不知禮法了嗎？」

這和《春秋》責備賢者的道理是一樣啊！所以君子對於世事，可隨俗者隨俗，不必故意顯示不同；不可隨俗者，不能亂隨，這就是君子有別於販夫

之處啊。

世間上違禮之事多了，若動不動就說是誰人、某人都曾做過等，我們不論那件事的是非，只論有沒有做過那件事？自古以來，有什麼事，是人們不曾做過的呢？非禮之事，販夫不懂分辨，然而無禮是君子不取之舉，讀書人無禮，怎麼可以隨便拿來舉例當藉口了呢？

悖理索命

漁洋山人記載唐代張巡之妾轉世索命的故事，我很不以為然啊！

其言說：「君主要忠臣，我是婦人又有何罪？竟要殺了我給守城的士兵們吃！」

當時的睢陽孤城將破，守城的士兵已經決定死守，張巡的士兵既然要殉國，張巡的侍妾，難道不該殉主嗎？

自古以來，有多少做臣子的，仗著氣節殉國殉主，導致宗族傾覆，妻子俱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人人都來索命！那麼人世間就沒有綱常了啊！就算容許他索命，那麼天地間，也就沒有神理了。

曹魏時代的王經，只因為沒向司馬昭密報，導致母親也一同被殺，他的母親卻含笑受刃而死，那些都是什麼人、甚麼事啊？

所以我認為，唐代張巡之妾轉世索命的事，許是妖鬼作祟，偽托一件古代之事，來求人間的祭饗，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又或許是明代的諸臣工，為了顧惜身家，偷生視息，所造作這種故事來求自解，也不是不可能啊。

儒者著書寫作立說，當存著移風化俗之善心，雖是《齊諧》志怪的小說，也不當收錄這種悖理之言。

無恥長樂老

族叔黎庵說，景城之南，時常有一物在日出前出現，御旋風向東馳去，高一丈多，不見其身，只有昂首，長長的鬣毛亂飛，也不知是什麼怪物？

有人說：「是後唐馮道墳墓前的石馬，時間久了變成了妖怪。」

考據馮道所居之處，大約是現在的相國莊，馮道之妻的娘家，現今稱為「夫人莊」，兩莊都與景城相近。

我家已故的先高祖有詩曰：

「青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國夫人各有莊。」

五代十國後唐的馮道墓葬位置，在景城的縣誌裡，已經不能真確指出了。

北村的南邊，有塊地叫做「石人窪」，還殘存著墓道翁仲石像。當地人指說那裡就是馮道墳的墓道入口，這也許是老傳說了把？

董空如曾經乘醉，在晚上經過那裡，才走過墳墓附近，倏然有陰風橫卷，沙礫亂飛，好像隱隱有怒聲，空空空的。董空如罵說：

「長樂老頑鈍無恥，七八百年後，怎還會有神靈？一定邪鬼依托。你們敢再來猖狂，我就天天都來溺你們！」罵完了，那風也停止了。

董天士

住在南村的董天士，天士是他的號，卻不知道他的名子，他是明朝末年的讀書人，他也是先高祖的老友。

先高祖的《花王閣剩稿》中，就有哭天士詩四首，曰：

「事事知心自古難，平生二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未收新畫冊，餘貲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妨斂，在日黔婁不畏寒。」

「五嶽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開牖有時邀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紫清。」

「百結懸鶉兩鬢霜，自餐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寒蕢村醪饒破戒，老棲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未要青繩作弔忙。」

「廿年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殞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哭友倍酸辛。關河決漉連兵氣，齒發滄浪寄病身。泉下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

董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見。景城的縣誌也沒為他立傳，大概是因為沒見過先高祖的詩吧。

相傳夜天士歿後，有人看見他騎驢上泰山，叫他也不回應。身影隨即被老樹所遮掩，遂不見了。想必他是屍解登仙了吧？還是一個樣貌像他的人呢？檢視他生前遺跡，也實在是孤僻之性，和神仙比較接近呢。

許顯純

先高祖文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璫，正士皆碎首。寧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造化心，此罰勝枷杻。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醉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十載，太歲在丁丑，恢臺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觀者六人，題者河間叟。」

這是專為明朝錦衣衛指揮檢事許顯純的諸姬妾，流落青樓以後，所作的文章。許顯純依附魏忠賢，虐死汪文言，使其死於獄中。後來他又對東林六君子嚴刑拷打，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多人，都死在他手上。

許顯純被斬首之前，他的眾姬妾中，有人以死自誓不再嫁，日後卻流落

青樓為娼，只因為她們都在夢中，見到許顯純浴血來說：

「我死後受罰還不能贖罪，所以上天要用你們等人的遭遇，來顯示我身後之罰。你們若不從，我的罪孽就更重了。」

許顯純為娼的諸姬們，每每舉這件事告訴客人，所以有「因果信非偶」的句子啊。

速報

先四叔父栗甫公，有一天，前往河城探友，見到一騎飛馳著向東北去，突然！那人被柳枝阻隔，墮馬了！民眾都跑去，那人已經氣絕了！

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間，有一個婦人，邊走邊哭，號泣而來，那婦人說：「婆婆病了，沒錢買藥，我步行了一天一夜，才回到母家借了衣服首飾數件，不料被騎馬的賊人強奪了。」

眾人引著婦人去看那個墮馬人，當時那個墮馬氣絕的人，已經醒過來了。婦人驚呼說：「正是此人！」

那隻包袱被丟在道旁，人們問墮馬者和婦人，包袱中的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回答。那婦人卻一一都說了，眾人打開來檢合，都與婦人說的相符。

墮馬者這才認罪，眾人卻以白晝劫搶奪，罪當縲首吊死，要將他綁起來

要送官，那個墮馬者，對著眾人叩頭乞命，還願意以懷中的數十金，送給那個婦人自贖。那婦人因為婆婆病的危急，也不願意涉訟到官府去，於是拿了他的金錢，放他走了。

叔父說：「果報之快，沒有比這件事更快了。每一想到這事，就覺得處處都有鬼神。」

飛刀

齊舜庭，之前所記的「大盜齊大」的族人，最是剽悍的一個人。能以繩索繫刀柄，兩三丈之外就能擲傷人，其黨人給他起外號「飛刀」。

飛刀有個鄰居名叫張七，飛刀當他是個奴才，還強賣了他的住屋和大馬廄，叫來同黨恐嚇他說：「你不快搬走，禍事立刻就到了！」

張七不得已，攜著妻女倉皇逃出家門，一家人也不知要逃向哪裡，就跑去神祠祈禱說：

「小人不幸為劇盜逼迫，已經窮迫無路了，拿隻手杖插在神案前，一家人敬心祈禱，請神指示，該往何處去？」

插在神案前的手杖仆倒，指向東北方，張七一家於是拖纏行乞到了天津。張七將女兒嫁給灶丁，自己也幫著曬鹽，一家人能自養了。

三四年後，飛刀齊舜庭劫餉銀的事發了，被官兵圍捕，黑夜中乘著大風雨逃脫了。他想起有同黨在海上商船做事，他就想跑去海上投靠了。

他晝伏夜行，一路上偷竊瓜果為糧，幸好都沒被發覺。一晚，他饑渴交迫，遙望遠處有一燈熒然，他試著敲門。一個少婦來開門，她凝視他很久，忽然大聲喊叫：「齊舜庭在這裡！」

原來追緝之牒文，已經用快遞送到了天津，官府也開了賞格，要追捕他。眾丁聞聲，都跑出來了，齊舜庭手無寸刃，只好伏首就擒了！那少婦就是張七的女兒。假使飛刀齊舜庭不逼迫張七搬家，則飛刀齊舜庭逃亡時已經變服，沒有人認識他，他到了這裡，距離海口僅僅數里之遙，一定早就揚帆遠去了。

賣身

王蘭洲曾在船上買了一個童子，年紀大約十三四歲，長相甚是秀雅，也粗粗識字，都說是父親死後，家道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搭船南還，可是行李典賣盡，所以才賣身籌措回家的道路費。

王蘭洲和他說話，那少年羞澀靦腆好像新婦，很是奇怪。直到就寢時，他竟然脫光衣服來上床，王蘭洲本只想買來供使喚而已，並無他念，然而那

少年宛轉相就，王蘭洲差點不能自持。就這樣半推半就，那少年竟伏枕暗泣。

王蘭洲問：「你不願意嗎？」

少年回說：「不願。」

王蘭洲又問：「既然不願，為何要先來就我呢？」

少年說：「我父親在的時候，也畜養小奴數人，沒有不和他一起的，有的小孩初來時羞愧拒絕，動輒就被我父親鞭打，他說：『你想想，我買你來幹嘛？你笨啊。要知道，奴才服事主人，就該當這樣，你不如不從，你就是該被打。』所以，我不敢不獻身啊！」

王蘭洲突然推枕而起，說：「真可怕啊！」

急忙呼舟人鼓楫開船。

追了一夜，才追上了那個小童的母親和兄長，還將小童還給他們，且贈以五十金。

王蘭洲還是內心不安，又到了憫忠寺禮佛懺悔，夜裡夢見伽藍菩薩來對他說：「你的作過、改過，都在頃刻間，冥司尚未注籍，你可以不必來告訴，褻瀆世尊啊。」

亡人衣物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之時，他的太翁傅齋先生，在市場上買了一件慘綠袍子。一日，他鎖上房門出去了，回來卻失了鎖鑰，他恐怕是誤將鑰匙遺留在床上，於是隔著窗子看，卻看見他才買回來的那件慘綠袍子，人立一樣，站在床上，他驚呼一聲，仆倒在地。

眾人提議將那件慘綠袍子燒了，劉嘯谷前輩時當時也在場。

他說：「這一定是亡人的衣服，只是鬼魂附之而已。鬼為陰氣，見陽光則散，把它放在烈日中反覆曬幾天，再拿進屋子裡，偷偷再看，就不在有怪事了。」

又，戈東長早就禿頭了，平時都以假髮續辮子，他即將罷官之時，假髮忽然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罷官歸田，是不是也是亡人之髮，感受到人的氣衰而變幻的呢？

天狐

編修德清徐開厚，也是乾隆七年，壬戌歲的前輩。他初入編修館之時，每夜讀書，則宅後有空屋，空屋裡也有讀書聲，與他琅琅相答。

細聽所誦，也是館閣體的律詩短賦，他去開啟宅後空屋的門戶，裡面甚麼也沒有。一天晚上，他躡足屏息，去窗外偷窺，看見一個少年，穿著青色背心，藍綾衫，手裡拿著一卷書，背著月色坐，搖首吟哦，好像餘味無窮。也不特別作怪，後來也沒有禍福不測。

唐代小說記載，天狐之文，超越科、策二道，都是四言韻語，文章頗為古奧。或許這隻狐也是來應舉的啊？這件事，是戈東長前輩所說的故事，戈東長與徐開厚是同年的進士。

與鬼爭財

烏魯木齊八蠟祠的道士，年紀八十多歲了。有一天晚上，他以錢七千，散布在床席之下，自己躺床席上，死了！

眾人商議，道士的那些錢是要用來營葬的吧？工房吏鄔玉麟夜裡做夢，夢見老道士來說：「我守官廟，棺材應該是官給。那些錢，是我辛苦所積累的，拜託將錢放入棺材中，等我來生自取。」

鄔玉麟憐憫老道士，就聽從他的心願。當埋葬了老道士後，他嘆息的說：「把錢放在棺木裡，埋於曠野，可能要招來盜賊盜墓了，可憐要暴骨了。」

我說：「才說要拿那些錢買來棺木，你還能夢見他來說話，若有人真的

發棺搶奪，他必然化為厲鬼追去。誰會為了七千錢，拿性命和厲鬼爭呢？必定無恙。」眾人聽了都笑了。然而鄔玉麟所說的，也是正論啊。

收屍善行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卯的春天，我自烏魯木齊歸來。走到了巴里坤，老僕人咸寧，抱著馬鞍在大霧中睡著了，他的馬走失了。

馬循著野馬的蹄跡走入亂山之中，迷路不得出了，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偶然見到山崖下的路倒伏屍，那是流人逃竄凍死在那裡的，那伏屍背包裡有乾糧，他掏出來充饑，因而和手拜祝說：

「我埋了你的屍骨，你若有靈，請導引我的馬走出山去。」

於是他將屍體搬到巖石洞中，用亂石緊緊的壘在上頭，掩埋了那個屍體。老樸咸寧迷惘惘的信馬由韁而行，走了十餘里，忽然得了出路。

出了山，竟然到了哈密的境內了，哈密的游擊徐君，和我們在烏魯木齊是舊相識了，因而收留他，安置在署衙裡等我們來。

我遲了兩日才到哈密，相見恍如隔世。這不知是鬼有靈，引導他以出來，還是神以他的一念之善，保佑他走出了亂山，還是偶然僥倖，而得以出山呢？

徐君說：「我寧可歸功於鬼神，為掩埋曝屍者的功勞啊。」

鬼也好名

董曲江前輩說，顧俠君刻印了《元詩選》完成之時，家裡有個五六歲的童子，忽然舉手向外指著說：

「有數百個讀書人一樣的人來了，都在望門跪拜啊！」

哎呀！鬼也好名嗎！我說發掘、蒐集被埋沒的好文章，是以表章之力，發冥漠之光，能與九泉之下的文友相通，這當是理所相宜啊。

至於號召學生子和徒子徒孫們，互相交通聲氣，還狂砍樹木來印書，互相吹捧以為神聖，這種事，不但在明朝就有了，就連現代，也是有讀書人互相標榜，寫文章互捧或相互攻擊誣告，就連月泉吟社的詩人們，也都是如此。其實讀書人結黨多有私心，爭名者互相傾軋；很多作者，即使是蓋棺以後，都難論定。況且是流連文酒唱和的交際文章呢，那有什麼值得刊登印行的呢？

《昭明文選》是史上第一本詩文選集，雖是南朝梁朝太子蕭統主編，廣為流通傳世，卻是詩人何遜之功，然而詩集裡，沒有寫一句關於他的事蹟，古人真的是有遠見啊！

羅剎鬼

我的次女嫁到長山袁氏家，所住的地方名為「焦家橋」。

今年，次女歸寧回娘家來，她說，離她家所居住的地方約二、三里外，有個農家女歸寧回娘家，她的父親送他返回夫家時，中途兩人誤入了墓林，他的父親一走進去就出來，在外面等了很久，女兒才出來。

父親奇怪女兒的形神稍稍有異，聽她的語音也不通了，心裡難免有些懷疑，然而也沒有理由發問。送她回到夫家後，她的丈夫私下告訴父母說：

「和新婦相處一直很好，可是今天我見她，為何會覺得害怕了呢？」
父母斥責兒子胡說，叫他們睡了。

那小夫婦的房間和父母只隔一牆，夜裡，忽然聽見隔間兩人顛撲打鬥的悶響。老人家驚起竊聽，聽見兒子大喊號呼！

家裡眾人破門而入，見到一物如黑驢，衝著人跑出去了，火光爆射，才一躍，就失去了蹤影。再看兒子，只剩下餘殘的血塊。

天亮後，又去尋覓媳婦，竟然找不著了，都懷疑也被吃了！

這與《太平廣記》所記載的羅剎鬼的故事全然相似，然而這也是鬼嗎？發生聽這種事，就知道佛典所言不假，小說稗官也不全然是出於虛構啊！

豪夫淫婦

河間有一婦人，性情是愛玩又淫蕩，然而她容貌醜陋。那婦人必是每日精心妝扮，倚在自家門邊，希望被人看，卻又無人肯回頭看她。

後來，那婦人的丈夫，隨著高葉飛去天長做官，很得高葉飛的賞識，也委以重任，在地方上豪奪巧取，每年都要寄回來許多的金錢。那婦人就憑藉著丈夫寄回家的財資，用錢招誘男人，遂門庭如市。

直到高葉飛罷官獲譴，那婦人的丈夫也遁逃回老家，家裡卻囊篋全空，多年聚斂的錢財都沒有了！連金銀器物也變賣一空，家裡只剩下一個醜老婆，她還因為淫蕩得了髒病，爛瘡遍體。人們說，他若不多金擁有厚資，她的妻子也萬萬無墮節之理，這豈不是天道啊！

惡宅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代人都是患心悸、失眠而死。旭升之子汝允，亦患了這種疾病。有一日整修宅子，匠人看著樓角而笑說：

「這裡面有髒東西。」

匠人破開一看，果真的在石磚後，有一個像小龕的物件，裡面還放有一

隻舊燈台。都說此物能使人失眠，是當時會作法術之人的魔術，取出那物件之後，汝允的失眠毛病從此好了。

那是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丁未的春天，從姪女汝倫來我家時說的。

這是什麼道理耶？然而觀此一物藏在壁中，竟能操縱主人的生死？則宅子有吉凶這種說法，應該是真的啊。

冥籍略節

戴戶曹臨，以擅長書法而在皇宮內庭供職。他曾經做夢到了冥司，遇到一個冥吏居然是他的老朋友。

那個冥吏留他說話，他偶然揭開冥吏朋友桌上的簿子，正見到自己的名下，有硃筆草書，好像一個「犀」字。

冥吏將簿子奪過手，迅速的掩藏起來，也有些生氣了，問他話也不回答了，曹臨忽惶遽而醒，卻不知是什麼緣故。

曹臨將此夢訴裘文達公，文達沉思的說：

「這是陰曹的簡便之籍，如同部院中謄寫公文的略節。戶中二字，連著寫，頗似犀字，會是說你可能終於戶部郎中嗎？」

後來竟如同文達所說的話。

夢官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參加鄉試。他留滯在京師，未有成就。於是霍易書祈夢呂仙祠中，夢見神顯示一首詩：

「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臺閱九秋。」

一直到了至雍正五年，初定官帽頂戴的規制，他的新頂戴上，是銅絲盤出六瓣如同梅花樣，霍易書這才領悟仙詩首句之意。

霍易書心想，所謂仙鶴，正是一品大官的服裝，三臺為宰相之位，如果第一句詩以經應驗了，那麼，末二句也必然應驗啊。

後來霍易書由中書舍人官至奉天府尹，被連坐譴謫貶官為軍臺，其位階正是葵蘇圖，實第三臺也。官樣文書省筆，皆書臺為臺，正好符合詩語，果然過了九年才歸來。他在塞外之日，自署別號為「雲中鶴」，也是用詩中之語也。

後來霍易書為姚安公述說這件事，姚安公說：

「霍字上為雲字頭，下為鶴字之半，正隱著你的姓，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霍易書先生喟然的說：「豈不是嗎？我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以為卿相之位可以立致，以致於顛蹶。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第二句，就是神要警戒我，可惜當時都沒有想到啊。」

抽籤

古代拿烏龜殼占卜；孔子為《易》寫繫辭，仔細的用故事比喻占卜的內容，然而用烏龜殼漸占卜漸漸廢了；宋代初年有一本書《火珠林》，人們開始以銅錢代替舊法占卜，然而人們猶嫌煩，因為要丟擲六次才成。

《靈棋經》始，才一擲成卦，然而還是要嫌麻煩，那須要排列銅錢的次序。更後來，只要到神祠前抽籤，人只要抽一隻竹籤就有了，更簡易了。

神祠都有籤，但是都比不上關帝祠的籤。關帝祠的籤，又比不上正陽門側之祠的籤詞。那神祠一年之中，從元旦到除夕；一日之中，自清晨到黃昏，那些搖籤筒的人真多啊，琅琅之聲不停。

一筒籤不夠，又多了好幾桶。人們雜沓紛紜，搖桶抽籤倏忽萬狀，我想神不但沒空檢核，也並不能多思議，雖千手千眼，也不能都看過一次。然而人們所得的籤皆靈驗！如同當面說好的，這又是何故呢？

這其中最奇異的事，就是在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的鄉試，有一個南方來的士人，他在三月初一，齋戒沐浴以後來神祠祈禱，乞求神靈顯示考試的題目，他得了一籤，寫著：

「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

那一科第一場的題目出自《孟子》，題為：「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至湯九尺。』，竟呼應簽詞的首句。

第二場的考題出自《論語》，題為：『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也應了第二句了。

第二場的考題出自《中庸》，題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這竟然是應了第四句！是真的不可測啊！

桃李蒺藜

孫虛船先生說，他有個朋友得了寒疾，昏憤中覺得魂氣飛越，隨風飄蕩，飄到了一處官署。仔細看門內都是鬼神，他知道是到了冥府了。

他見有人從側門入，試著尾隨那人行走，也沒人來呵禁他。他又隨眾坐走廊下，也無人來詰問他，他偷偷的看大堂上，告狀的人真多啊。

冥王左手檢視籍簿，右手執筆，有人一兩句話就判決了，有的要說上數十句甚至數百句話才判決，與人世間的刑曹一點都沒有分別。

冥吏瑯瑯引著被判決的人下來，那些人都帖服無後話。忽然見到前輩某公，盛服入大堂，冥王請他入坐，還問他要告誰？都告些什麼事？原來他來告他的門生故吏們辜恩，所舉出的人有十幾人，意頗恨恨。

冥王的臉色看起來很不以為然，聽他說完，冥王拱手說：

「你說的那些人，在人間奔走競爭排擠，內心機械萬端，然而天道昭昭，那些人終是要罹患冥司貶謫。然而神殛之則可以，您來責備告狀則不可以。您沒聽說嗎？種桃李的人得其果實，種蒺藜的人只能收尖刺，您一生所賞識的人，大都是趨炎附勢之流，勢去之後，您還要責之以道義？那是鑿冰求火啊！您的作為差了，怎麼可以埋怨他人呢？」

某公無言，沉思很久，竟然就告退了。那人與前輩某公相識，才想近前問候他，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大聲叱咤，他才回頭，悚然已經醒了。

償債

董文恪公的老僕人王某，性情最是謙和謹慎了，他善於應門，數十年從未忤逆一人，是家人朋友口中的王和尚是也。

他說，他曾隨董文恪公夜宿博將軍的廢園中，月夜下靠著大石納涼，遙遙見到一人，倉皇隱避，另一人擋著他，還捉著想逃跑的人手臂，一同坐到樹下

那人說：「我老以為你生天去了，怎麼會在此相遇耶？」

因而先述說兩人相交之契厚，再責備逃隱那人做了多少負心的事。

那人說：「某事乘我急需，你故意難其詞勒索我，你中飽了多少？又某

事，你欺我不熟，虛張其數才給我，你又乾沒了多少？」

如是數落了十多件事。每說一事，就打他巴掌，那人怒氣紛湧，好像要吃了他朋友似的！俄而有一個老叟從草叢中走出來。

老叟說：「你們倆今天都已經墮入餓鬼道了，你又何必凌辱他？況且負債必還，你又何必逼迫太過呢？」

那人更生氣了，他說：「既然已經是餓鬼了，他拿什麼還債？」

老叟說：「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這是冥司定律，凡是放債收利息的人，那是放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還，無祿則免了，這是有限度的。」

若是威脅、誘取欺騙來的錢財，就算是歷經萬劫投胎，還是要填補還回去。若無祿可抵償，則生為六畜償還，若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去償還。

今晚，董文恪所食的豬肉，不就是他的僕人，某人之十一世身耶？」

那人似乎比較不生氣了，於是放手各自散了。

王和尚懷疑那老叟是土神，老叟說的那個僕人某，王和尚還曾經來得及見過，果然是家人所說，最有心計的僕人。

護持鑒察

福建曹藩司繩柱說，有一年，司道們在臬署開會議。上面的人還在吃飯，

食未畢，正巧有一個僕人牽著一小兒走過堂下，那小兒驚怖不敢向前走了，小兒說：

「有無數奇鬼，都身長丈餘，用肩膀抵著梁柱啊！」

眾人聽了，都號叫起來，紛紛跑出臬署衙門，才要問那個小兒，則臬署內的窗戶承塵上，落土簌簌，聲如撒豆，眾人又急急跳跑，離開了那間房子，眾人回頭一看，那臬署衙門的棟梁已經摧仆在地，埋在瓦礫土石下，眾人都額手宣稱，真有鬼神護持啊！

湖廣定制府長，當時為巡撫，聽聞這種事，喟然說：

「既然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然是必在處處，都有鬼神鑒察啊。」

第六卷 灤陽消夏錄六

第六卷 灤陽消夏錄一

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將暮，輒見巨人立墓上，面闊逾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為備也。」或曰：「回部為西域向東者，面內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為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廡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脊，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悉何人？」吏曰：「諸天魔眾，皆以人為糧，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聚伙，叛

服不常。皆曰：『自無始以來，魔眾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即不食人。』如是曉曉。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無間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唯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唯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湯鼎。以白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眾魔食。故先為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變割烹炮，即化為烏有；業重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割剔燔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

「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即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滄州瞽者劉君瑞，嘗以弦索來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門來喚，曰：「某官舟泊河干，聞汝善彈詞，邀往一試，當有厚賚。」即促抱琵琶，牽其竹杖導之往。約四五里，至舟畔，寒溫畢，聞主人指揮曰：「舟中炎熱，坐岸上奏技，吾倚窗聽之可也。」林利其賞，竭力彈唱。約略近三鼓，指痛喉乾，求滴水不可得。側耳聽之，四圍男女雜坐，笑語喧囂，覺不似仕宦家，又覺不似在水次。輟弦欲起，眾怒曰：「何物盲賊，敢不聽使令！」眾手交捶，

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聞人聲漸散，猶不敢息。忽聞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坐亂塚間演技？取樹下早涼耶？」

矍然驚問，乃其鄰人早起販鬻過此也。知為鬼弄，狼狽而歸。林姓素多心計，號曰「林鬼」，聞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也！」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買得役鬼符咒一冊，冀借此演搬運法，或可謀生。乃依書置諸法物，月明之夜，作道士裝，至墟墓間試之。據案對書誦咒，果聞四面啾啾聲。俄暴風突起，卷其書落草間，為一鬼躍出攫去，眾鬼嘩然並出，曰：「爾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爾矣。」聚而攢擊。以忠踉蹌奔逃，背後瓦礫如驟雨，僅得至家。是夜瘧疾大作，困臥月餘，疑亦鬼為祟也。

一日訴於姚安公，且慚且憤。姚安公曰：「幸哉。爾術不成，不過成一笑柄耳。倘不幸術成，安知不以術賈禍？此爾福也，爾又何尤

焉？」

從姪虞惇所居宅，本村南舊圃也，未築宅時，四面無居人。一夕，灌圃者田大，臥井旁小室，聞牆外詬爭聲，疑為村人，隔牆問曰：「爾等為誰，夜深無故來擾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論，不知何處客鬼強入我家，調我婦，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攜錢赴聞家廟，此婦見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奪我錢，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應。二鬼並曰：「此處不能了此事，當訴諸土地耳。」喧喧然向東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問廟祝，乃寂無所聞。皆疑田妄語。臨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婦和解之矣。」眾為粲然。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書生雲精舍。一夕，

偶論鬼神，雲舉以為有，養仲以為無。正辯詰問，雲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有奇事，倘奴不身經，雖奴亦不信也。嘗過城隍祠前叢塚間，失足踏破一棺。夜夢城隍拘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之辯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辯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也。』城隍微笑顧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釋汝，當償之以冥鏹。』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築土其上可也。』」

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鏹，有旋風捲其灰去。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為曩鬼，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尚毛髮悚然也。」

養仲謂雲舉曰：「汝僕助汝，吾一口不勝兩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為我所見。」

雲舉曰：「使君鞠獄，將事事目睹而後信乎？抑以取證眾口乎？事事目睹，無此理；取證眾口，不以人所見為我所見乎？君何以處焉？」

相與一笑而罷。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斲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為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眾彌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為嫖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欻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練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視，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椎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年，蓋亦非

偶矣。

牛公晦庵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樹下談《易》。忽聞背

後語曰：「二君所論，乃術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適自何來，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見耳。」問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悶閒行。」山人愛其文雅，因與接膝究術家儒家之說，崔曰：「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眾人言也，非為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逾矩，本無疑惑，何待於占？惟眾人昧於事幾，每兩歧罔決，故聖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物萬事，不出陰陽，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楊簡王宗傳，闡發心學，此禪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節，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陽者也；術家之易，衍於管郭，源於焦京，即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廣大，無

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為正宗，是聖人作易，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逕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詞致，談至月上未已，詰其行蹤，多世外語，二人謝曰：「先生其儒而隱者乎？」崔微哂曰：「果為隱者，方韜光晦跡之不暇，安得知名？果為儒者，方返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講學？世所稱儒稱隱，皆膠膠擾擾者也，吾方惡此而逃之。先生休矣，毋污吾耳！」然長嘯，木葉亂飛，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見非人也。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膽。在僧寺讀書，與一友共榻，夜半，見北壁燃雙炬。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雙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讀書，苦燭盡，君來甚善。」

乃攜一冊背之坐，誦聲琅琅。未數頁，目光漸隱，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廁，一小童持燭隨，此面突自地湧出，對之而笑，童擲燭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頂，曰：「燭正無臺，君來又甚善。」怪仰視不動，先生曰：「君何處不可往，乃在此間？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可辜君來意。」即以穢紙試其口。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燭而沒。自是不復見。先生嘗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時或見之。惟檢點生平，無不可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耳。」

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暮，風雨欲來，見崖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請一見，曰：「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熱小不安，不如君爇火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時

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歿而祈於閻羅，勿輪迴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注陰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居群鬼之間，往來囂雜，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於此。雖淒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機穽，則如生切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與人相隔者，更不知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跡，明朝當即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答。宋攜有筆硯，因濡墨大書「鬼隱」兩字於洞口而歸。

陽曲王近光言，冀寧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一姓喬，一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其姓作對曰：「喬，車二幕友，各乘半轎而行。」恰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即舉以請對，乩判曰：

「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湊而成。」越半載，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兩生，以一驢負新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先祖有莊，曰廠里，今分屬從弟東白家。聞未析箸時，場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戶某，醉臥其側，同輩戒勿觸仙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曰：「汝醉，吾不較，且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擔飯來饁，遙望團焦中，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驚起，倉卒逾垣去。婦故妒悍，以為夫有外遇也，憤不可忍，遽以擔痛擊。某百曰不能自明，大受箠楚。婦手倦稍息，猶喃喃毒詈。忽聞樹梢大笑聲，方知狐戲報之也。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脈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為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關，事干天律，雖綠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姪，汝蠶食鯨吞幾無餘瀝，又梵梵孩稚視若路人，至饑飽寒溫，無可告語，疾痛癢，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泉，訴於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子以償冤。吾雖有術，只能為人祛鬼，不能為子驅父也。」果其子不久即逝，後終無子。竟以姪為嗣。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

枕戰慄，聽所為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鬥，挺刃交下，鬥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饑，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逾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為而誰為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為余言。東堂即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披數刃也。

芝稱瑞草，然亦不必定為瑞。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然不久即罷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齟齬。蓋禍福將萌，氣機先動，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為休為咎，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

知兆發於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實兆發於人事，而鬼神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無路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無妄語，知確非虛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

喇嘛有兩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禪家派別而源同。紅教則惟工幻術。理蕃院尚書留公保住言，駐西藏時，曾忤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相報，公使肩輿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壓肩輿

上，碎為礫粉。此留公自言之。曩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橙，咒良久，忽反覆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遂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已有，此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者也。似為近之。

巴里坤辟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崇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為一黑影所撲，墮山崖傷足。皆曰狐為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即以弋獵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關墾者、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壽，故不能久而為魅魘？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導引煉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見風俗必有所開，不開則不習；人情沿於所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偽之說，要不為無

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癡良，即此理也。

副都統劉公鑒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稱唐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成帙。性嗜飲，每降壇必焚紙錢，而莫以大白。不知龍沙蔥雪之間，燕公何故而至是。劉公誦其數章，詞皆淺陋，殆打油釘鉸之流。客死冰天，遊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歟？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一實語。而口舌巧捷，多為所欺，人號曰「禿項馬」。馬禿項為無鬚，鬚蹤同音，言其恍惚閃爍，無蹤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迷路，隔隴見數人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遙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滅頂。蹙蹙泥塗，困不能出，聞數人拊掌笑曰：「禿項馬，爾今知妄語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

不睹其形，方知為鬼所紹也。

妖由人興，往往有焉。李雲舉言，一人膽至怯，一人欲戲之。

其奴手黑如墨，使藏於室中，密約曰：「我與某坐月下，我驚呼有鬼，爾即從窗隙伸一手。」屆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賓主俱驚，僕眾嘩曰：「此其真鬼耶？」秉炬持杖入，則奴昏臥於壁角，救之蘇，言闇中似有物，以氣噓我，我即迷悶。族叔黎庵言：「二人同讀書佛寺，一人燈下作縊鬼狀，立於前，見是人驚怖欲絕，急呼：『是我，爾勿畏！』」是人曰：『固知是爾，爾背後何物也？』」回顧乃一真縊鬼。蓋機械一萌，鬼遂以機械之心，從而應之。「斯亦可為螳螂黃雀之喻矣。」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實齋安公家，聞蘇丈東皋言，交河某令蝕

官帑數千，使其奴贖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陰遣其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為盜所劫殺。從舅昨舌曰：「可畏哉！此人之所為，而鬼神之所為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眾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令不竊贖，何至為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為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為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為，非鬼神之所為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奴竊贖；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顛乎？」從舅曰：「此公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人以自立。」

劉乙齋廷尉為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攢點，一一與譙鼓相應。視之則無形，聒耳至不

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詭不減昌黎之驅鱷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敵昌黎，然性剛氣盛，平生尚不作曖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此在君，為困獸猶鬥；在鬼，為窮寇勿狐追耳。君不記《太平廣記》載周書記與鬼爭宅，鬼憚其木強而去乎？」乙齋笑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

余督學福建時，署中有筆捧樓，以左右挾兩浮圖也。使者居下層，其上層則複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舊為山魃所據，雖不睹獨足反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偶憶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當由曲房幽隱，故此輩潛蹤。因盡撤牆垣，使四面明窗洞啟，三山翠靄，宛在目前，題額曰「浮青閣」，題聯曰：「地

回不遮雙眼闊，窗虛只許萬峰窺。一自此，山魃遷於署東南隅會經堂。堂故久廢，既於人無害，亦聽其匿跡。不為己甚矣。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署中篋笥，每火自內發，而扁鑰如故。又一夕，竊剪其侍姬髮，為崇殊甚。既而徐公罷歸，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徐公盛時，銷聲匿跡，衰氣一至，無故侵陵。此邪魅所以為邪魅歟。

余鄉青苗被野時，每夜田隴間有物，不辨頭足，倒擲而行，築地登登如杵聲。農家習見不怪，謂之青苗神，云常為田家驅鬼。此神出，則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游於野矣。此神不載於古書，然確非邪魅。從兄懋園嘗於李家窪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頭著地，行頗遲重云。

先祖寵子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逕坐牀畔，著元帔黃衫淡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群從姊妹，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婢媪善惡，皆委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逕出。後閱數日，怪家中無是人，細話其衣飾，即陳太夫人斂時服也。死生相妒，見於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墟，猶慮新人未諳料理，現身指示，無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歷仕宦者，皆陳太夫人所出也。

伯高祖愛堂公，明季有聲譽序間，刻意鄭孔之學，無間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公廡，榜額曰「文儀」，班內十許人治案牘，一一恍惚如舊識。見公皆訝曰：「君尚遲七年，乃當歸，今猶早也。」霍然驚寤，自知不永，乃日與方外遊。偶遇道士，論

頗洽，留與共飲。道士別後，途遇奴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主，汝可攜歸。」公視之，皆驅神役鬼符咒。閉戶肄習，盡通其術，時時用為戲劇，以逍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復甦，曰：「我以褻用五雷法，獲陰譴。冥司追還此書，可急焚之。」焚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缺三頁，飭歸取。」視灰中果三頁未盡，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載家譜中，公聞之先曾祖，曾祖聞之先高祖，高祖即手焚是書者。孰謂竟無鬼神乎？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址尚依稀可辨，或偶於味爽時，遙望煙霧中，現一城影，樓堞宛然，類乎蜃氣。此事他書多載之，然莫明其理。余謂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土之厚處，即地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數里，其形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為精氣所聚已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獨強矣。故其形雖

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蓄，即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現象，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現形，現形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或有鬼，或無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是而已矣。

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辯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廡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於世也，可隨俗者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苟同。世於違理之事，動曰某某曾為之，夫不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無。自古以來，何事不曾有人為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其言曰：「君為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間亦無神理矣。王經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為祟，托一古事求祭饗，未可知也；或明季諸臣，顧惜身家，偷生視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可知也。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

族叔蔡庵言，景城之南，恒於日欲出時見一物，御旋風東馳，不見其身，惟昂首高丈餘，長鬣紛紛，不知何怪。或曰：「馮道墓前石馬，歲久為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國莊，其妻家今日夫人莊，皆與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詩曰：「青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

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國夫人各有莊。」其墓，則縣誌已不能確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窪，殘缺翁仲，猶有存者。土人指為道墓，意或有所傳歟？董空如嘗乘醉夜行，便旋其側，倏陰風橫卷，沙礫亂飛，似隱隱有怒聲，空如叱曰：「長樂老頑鈍無恥，七八百年後，豈尚有神靈？此定邪鬼依托耳。敢再披猖，且日日來溺汝！」語訖而風止。

南村董天士，不知其名，明末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

閣剩稿》中，有哭天士詩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難，平生二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未收新畫冊，餘貲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妨斂，在日黔婁不畏寒。」「五嶽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開牖有時邀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紫

清。」「百結懸鶉兩鬢霜，自餐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寒貫村醪饒破戒，老棲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未要青繩作弔忙。」「廿年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殞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哭友倍酸辛。關河決漭連兵氣，齒發滄浪寄病身。泉下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見。縣誌不為立傳，蓋未見先高祖詩也。相傳天士歿後，有人見其騎驢上泰山，呼之不應。俄為老樹所遮，遂不見。意或屍解登仙歟？抑貌偶似歟？跡其孤僻之性，似於仙為近也。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

有。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璫，正士皆碎首。寧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造化心，此罰勝枷杻。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醉墨，神鬼運吾肘。姓

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十載，太歲在丁丑，恢臺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觀者六人，題者河間叟。「蓋為許顯純諸姬流落青樓作也。時有以死自誓者，夜夢顯純浴血來曰：「我死不蔽辜，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重。」諸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北，突掛柳枝而墮。眾趨視之，氣絕矣。食頃，一婦號泣來，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為騎馬賊所奪。」眾引視墮馬者，時已復甦。婦呼曰：「正是人也！」其袱擲於道旁。問袱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答。婦所言，啟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眾以白晝劫奪，罪當縲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金，予婦自贖。婦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

金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於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廐，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為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迤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曬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為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凝視久之，忽呼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眾丁聞聲畢

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即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王蘭洲嘗於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為道路費。與之語，羞澀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為，憤憤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當箠楚。』故不敢不自獻也。」王蹶然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楫。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復於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

間，冥司尚未注籍，可無庸瀆世尊也。」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時，其太翁傅齋先生，市上買一慘綠袍。一日，鏽戶出，歸失其鑰，恐誤遺於牀上，隔窗視之，乃見此袍挺然如人立，聞驚呼聲乃仆。眾議焚之，劉嘯谷前輩時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為陰氣，見陽光則散。置烈日中反覆曝數日，再置屋中，密覘之，不復為祟矣。」又東長頭早童，恒以假髮續辮。將罷官時，假髮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衰氣而變幻也。

德清徐編修開厚，亦壬戌前輩。初入館時，每夜讀書，則宅後空屋有讀書聲，與琅琅相答。細聽所誦，亦館閣律賦也。啟戶則無睹。一夕，躡足屏息，窺之，見一少年，著青半臂，藍綾衫，攜一

卷背月坐，搖首吟哦，若有餘味。殊不似為崇者，後亦無休咎。唐小說載天狐超異科、策二道，皆四言韻語，文頗古奧。或此狐亦應舉者歟？此戈東長前輩說，戈徐同年進士也。

烏魯木齊八蠟祠道士，年八十餘。一夕，以錢七千布薦下，臥其上而死。眾議以是錢營葬。夜見夢於工房吏鄔玉麟曰：「我守官廟，棺應官給。錢我辛苦所積，乞納棺中，俟來生我自取。」玉麟憫而從之。葬訖，太息曰：「以錢貯棺，埋於曠野，是以鬻菟斂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棺，尚能見夢，發棺攘奪，其為厲必矣。誰能為七千錢，以性命與鬼爭？必無恙。」眾皆戰然。然玉麟正論也。

辛卯春，余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寧，據鞍睡大霧

中，與眾相失。誤循野馬蹄跡入亂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見崖下伏屍，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橐有餼糧。寧藉以充饑，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靈，其導我馬行。」乃移屍巖竇中。遇亂石緊窒。惘惘信馬行，越十餘里，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哈密游擊徐君，在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署以待余。余遲兩日始至，相見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寧歸功於鬼神，為掩胔埋骼者勸也。」

董曲江前輩言，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余謂剔扶幽沉，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冥漠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徒，渴棗災梨，遞相神聖，不

但有明末造，標榜多誣，即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蓋植黨者多私，爭名者相軋；即蓋棺以後，論定猶難。況乎文酒流連，唱予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遜見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寧，言距所居二三十里許，有農家女歸寧，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同，心竊有疑，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語，使歸寢。所居與父母隔一牆，夜忽聞顛撲膈膈聲。驚起竊聽，乃聞子大號呼。家眾破扉入，見一物如黑驢，衝人出，火光爆射，一躍而逝。視其子，唯餘殘血。天曙，往覓其婦，竟不可得，疑亦為所啖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剎鬼事全相似，殆

亦是鬼歟？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說稗官亦不全出虛構。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靚妝倚門，人無顧者。後其夫隨高葉飛官天長，甚見委任，豪奪巧取，歲以多金寄歸。婦藉其財，以招誘少年，門遂如市。迨葉飛獲譴，其夫遁歸，則囊篋全空，器物斥賣亦略盡，唯存一醜婦，淫瘡遍體而已。人謂其不擁厚貲，此婦萬無墮節理。豈非天道哉！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樓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甃磚如小龕，一故燈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壇者之魔術也，汝允自是遂癒。丁未春，從姪汝倫為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

說當信矣。

戴戶曹臨，以工書供俸內廷。嘗夢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

留與談，偶揭其簿，正見己名下硃筆草書，似一犀字。吏遂奪而掩之，意似薄怒，問之亦不答。忽惶遽而醒，莫測其故。偶告裘文達公，文達沉思曰：「此殆陰曹簡便之籍，如部院之略節。戶中二字，連寫頗似犀字，君其終於戶部郎中乎？」後竟如文達之言。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未有成就。

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臺閱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竊謂仙鶴為一品之服，三臺為宰相位，此句既驗，末二句亦必驗也。後由中書舍人官至奉

天府尹，坐譴謫軍臺，其地曰葵蘇圖，實第三臺也。官牒省筆，皆書臺為臺，適符詩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中鶴，用詩中語也。後為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為雲字頭，下為鶴字之半，正隱君姓，亦非泛語。」先生喟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於進取，自謂卿相可立致，卒致顛蹶。職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古以龜卜；孔子繫《易》，極言著德，而龜漸廢；《火珠林》始以錢代著，然猶煩六擲。《靈棋經》始一擲成卦，然猶煩排列。至神祠之簽，則一掣而得，更簡易矣。神祠率有簽，而莫靈於關帝。關帝之簽，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沓紛紜，倏忽萬狀，非惟無暇於檢核，亦並不容於思議，雖千手千目，

亦不能遍應也。然所得之簽，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隆壬申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題，得一簽曰：「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題為：「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至湯九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為：「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矣。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嘗患寒疾，昏憤中覺魂氣飛越，隨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神，知為冥府。見有人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禁者。又隨眾坐廡下，亦無詰問者。竊睨堂上，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言決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決者，與人世刑曹無少異。瑯瑯引下，皆帖服無後言。忽見前輩某公盛服

入，冥王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故吏之辜恩，所舉凡數十人，意頗恨恨。冥王顏色似不謂然，俟其語竟，拱手曰：「此輩奔競排擠，機械萬端，天道昭昭，終罹冥譴。然神殛之則可，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刺，公不聞乎？公所賞鑒，大抵附勢之流，勢去之後，乃責之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慙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叱咤聲，一回顧間，悚然已醒。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所謂王和尚者是也。言嘗隨文恪公宿博將軍廢園，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勸我，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

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類，怒氣盈湧，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彌怒曰：「既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為其限於力也。若脅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為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於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釋手各散。老叟疑其土神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

福建曹藩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上食未畢，一僕攜一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曰：「有無數奇鬼，皆身長丈餘，肩承梁柱。」眾聞號叫，方出問，則承塵上落土簌簌，聲如撒豆，

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額手謂鬼神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為巡撫，聞話是事，喟然曰：「既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鑒察。」



經典古籍新編